

短篇小說

河灘老棗

極兒

有榮伯從孤單的蓬寮走出來，張望廣闊的西瓜園。天上一片青藍，燦爛的晨曦照射着這河灘一帶，他感到沁人心脾的清新朝氣，精神不由得抖擻起來。「啊！真是好天氣！」他自言自語說。他望望大馬路上，似乎期待有人來。然後他挑起水桶，走進園裏，開始挑水澆西瓜。

有榮伯年紀已將近六十。但還身體健壯精神矍鑠。許多年來，他就在這河灘上種西瓜，對於這一行經驗豐富，除了在水田裏做活以外的時間，全都在這西瓜園裏度過。所以他的西瓜產量，總比別人的好。

西瓜園裏圍着一排排的防風草籬，大約每隔十五公尺，就擁着盆形的淺水泉。這些都是有榮伯不斷的勞力造成的，他挑着水桶，跨進清澈的水泉裏，把水打滿。然後他有勁地澆出泉水，走近西瓜苗，一株株澆洒。這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，可是他却一天都沒有間斷過。

他從肩上放下水桶担子，向大馬路上望望。一個女孩子正從大馬路走下河灘，向這西瓜園來了。她提着裝早飯的籃子，遠遠看到有榮伯在望她，就以銀鈴似的聲音高喚：

「阿爸……」

「哈，阿秋，你來了。」有榮伯回答着，一面從腰帶裏抽出旱烟管。

「我發早飯來了，快吃罷。」

「好，好……」

有榮伯將水桶放在原地，進蓬寮去吃早飯了。這時阿秋總是坐在他的旁邊，和他談談家裏瑣事。一顆顆圓碩的西瓜在沙灘上長成熱時，有榮伯每夜爲了看管，都在蓬寮裏過夜。他總要問家裏這事那事，問或邊加些指點。但事實上，這時候他的注意力已集中在西瓜園上，家裏的事一切都交給這女孩子了。

有榮伯妻子早已死了，只有兩個女孩子。大女兒阿蘭常常帶着孩子來西瓜園看他老人家。阿蘭會替他担一會兒水，他便帶着心愛的外孫遊西瓜園。他舅舅初來這兒似的，日光灼灼地巡視着沙灘上一個個圓碌碌的西瓜，向兩個孫兒誇耀：

「孫兒、你們看，這個這麼大！」他得意地說。兩個孫兒情不自禁地跨下去撫摸那肥碩的西瓜；他望着他們，幸福地微笑。

「阿公、甚麼時候可以吃？」

「哈哈！再過幾天。」

通常園裏一個成熟的西瓜，都歸這兩個孫兒享受。

有榮伯吃過了早飯，休息一會，又開始澆水。阿秋也幫着一担担地挑起來。兩人默默地工作了一段時間，然後阿秋停下來說：「阿爸，歇歇罷，太陽這麼厲害了。」

有榮伯聽從女兒的勸說，歇下來喝開水、吸吸旱烟。可是沒有休息够一刻鐘，他又從蓬寮裏走出來開始挑水。滿園斗大而圓碌碌的西瓜，鼓舞着他老人家的精神，他似乎沒感覺到炎熱的太陽。他來往挑着，澆着，澆着。阿秋却站在園裏的一角，向那邊的西瓜園望望着。她回頭看見父親又在澆水，便提高嗓子：

「阿爸，不要挑了，黃昏時候再來澆罷。」

有榮伯從西瓜田仰起頭來望着她回答：

「沒關係，我再挑一會兒。你快回去罷，家裏沒有人。你在那裏望甚麼呢？」

阿秋聽到父親最後一句話，乍感到一陣羞慚，已經被太晒得通紅的臉龐更加鮮紅起來。那邊的西瓜園是屬於滿地來的，他是個健壯結實的青年，爲人又很勤勞樸實。他和有

榮伯家是隣舍，地來的西瓜也種得很好，可以和有榮伯的相比。他很佩服有榮伯，常常來到他老人家的西瓜園談談問問，有時還幫幫忙；所以阿秋和他漸漸有了好感。在西瓜園裏，或往來的路上，常常可以看到他們在一起。傍晚，阿秋回家時，地來常常陪着她。有榮伯望着他們的背影，疲倦的心裏感到一種溫暖的安慰。

滿天都是閃爍的星斗，彷彿互相在私語，又彷彿向地上競相投送秋波。遠遠傳來流水的潺潺聲。有榮伯獨自坐在蓬寮裏，面向着西瓜園。他的早烟管隨着他的抽吸，顯出螢光般的一點紅光。白天的熱氣已漸漸消失，滿園的西瓜，在微光裏映進他的眼簾，他總算着它們的收成，心裏很舒適而快樂。他唯一的伴兒，忠實的黃狗懶懶地躺在蓬寮前。

他從蓬寮裏走了出來，仰頭望望滿天的星光。他好像很感慨似地深深呼吸了一下，然後滿園地走進西瓜園。黃狗跟隨在他的後頭，他彷彿要和每一顆西瓜親切地道晚安，仔細地巡視園內。他跨出了西瓜園，走向河邊，凝望流水。淺水發出輕微的潺潺聲，那柔和而平靜。他捲起褲管，涉進水裏然後探身用手感觸流水。

「啊！真好的水呀！」他自言自語地說。像小孩般，玩弄了幾下水，然後走回蓬寮去。

「狗啊，你要好好看守西瓜。」他彷彿向人叮囑般，殷切地向黃狗說了後，便躺下竹棚上就睡了。

滿園的西瓜一日日長大，瓜上的深綠色的條紋愈來愈濃，現在已變爲黑綠色。它們將近成熟，很快就可以採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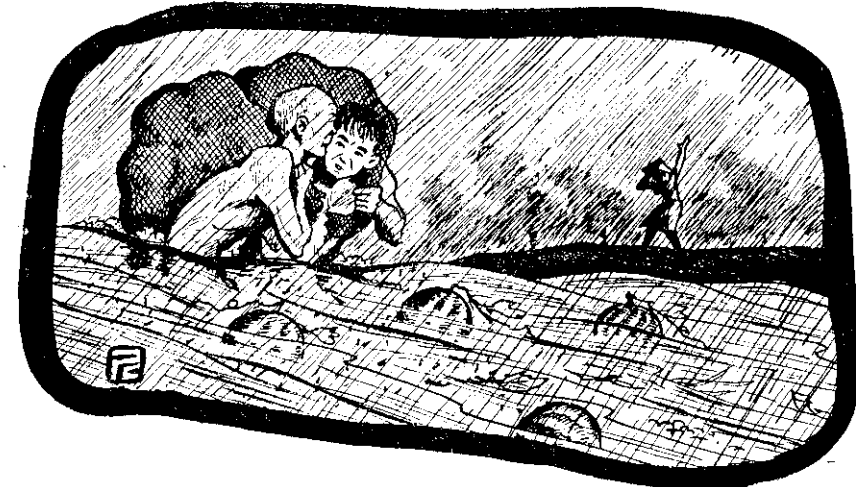
有榮伯想到豐富的收成，格外仔細地照顧。已經有商人從鎮上來洽購西瓜，但有榮伯說還要等幾天。商人看到他的西瓜時，心裏不禁暗暗稱讚。他想想這老人家真了不起，年年種的西瓜都這麼好，可是他卻狡猾地說：「老伯，今年的西瓜不如去年的好。」

「那裏，你到甚麼地方都找不到這麼好的。」有榮伯知道這是商人的手段，微微氣憤地駁斥。

天氣連天都非常晴朗，也愈加炎熱了。河灘一帶反射着搖晃的熱氣，真使人願望有一陣小雨的洒降。有榮伯避開中午的太陽，躲在蓬寮裏。地來跑過沙灘走了進來。

「有榮伯，我的西瓜已經摘完了。」

地來跑過沙灘走了進來。有榮伯，我的西瓜已經摘完了。



進前中流激在瓜西袋一起積各伯榮有和來坤

「噢！那今年你先閉了。」

「我看，您的也好放手了，不要再等了。天氣說不定會有急劇的變化。」

「那裏，我今年下種慢了一點，所以還要等一等。這好天氣是還會連下去的。」

「搞完後，您該回去休息了。」

「是嗎！田裏沒有什麼活兒了，有一段閑日子。」

「今年的西瓜價錢倒不壞。」

「一聽，我也可以賺到一些錢。」有榮伯突然沈思似地間斷了片刻，然後微笑著說：「我要買些布料給阿秋做衣裳。她每天也够辛苦的。還有，外孫兒今年要上學了，我想買一套學生裝和一個書包送給他。」坤來看到他的幸福神情，也不禁微笑。

有榮伯凝視著遠處，開始遐想；他的腦裏浮起西瓜收成後連接的暴雨和一片汪洋的洪水。雨季過去，洪水退後，肥沃的沙土又被在這河灘一帶，等待自己去耕耘。大自然是多麼巧妙啊！

那天晚上特別悶熱。平常澄澈的天穹罩上了一層薄霧，氣壓低得令人透不過氣來，閃閃的星光也迷惘。有榮伯坐在竹棚上，感到有點異樣。他不斷地扇著綠葉扇子，轉來轉去。但夜一深，他也朦朧入睡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大地被犬吠聲吵醒，呆呆聽了一會兒。黃狗俯伏在籬笆前，不緊不鬆地連接吠著。便從竹棚上爬了起來，走出籬笆望望。在微光裏，西瓜園是那靜靜，一點變化都沒有。他自然地震望遠處，注意到山上的一團黑雲。滿天的星斗就在那方向閃爍了一大塊，死寂的大氣有點流連了。

「輕！似乎有一陣小雨要來了。」他自言自語地說。突然，他淡淡地懷疑起來：是不是將有陣暴風雨來了，但立刻這許多年來的經驗又安慰了他：這時候不是暴風雨的時節。

「狗，你不要了甚麼？不要吠了。」他說著轉身又走了這。這時候不是暴風雨的時節。

他再閉上了眼睛，迷迷惘惘。待再醒來時，一陣陣涼風吹擦著帳帳。他掀開了帳子，便感到風的潮濕，他不由得得得揚揚起來，走出籬笆。這時候應該天亮了。但天穹的大半密佈了黑雲，四周還在昏暗中。他立刻發覺到西瓜園那邊的河水已經漲大而吃了一驚。他回頭看，望道到大馬路這邊的河灘。那裏雖然比西瓜園低，但除了雨期，一向是乾燥的，可是現在却有水開始滾滾流。

「啊！不好了，夜裏山上下著大雨。」他大聲說著又注意到天上的黑雲漸漸侵入剩下的時節的一半。他知道將有一陣暴風雨的來臨。於是不再遲疑了，他担著水桶跑進西瓜園。那沙灘上的一顆顆大西瓜，在他眼裏更顯得肥美而可貴了。快呀！他心裏急急地，隨手摘取幾顆放進水桶，担起來向大馬路走。他涉過急流的濁水時，它已經有小腿深了。他把西瓜倒在大馬路旁，便又轉身走向西瓜園。

他如此來回走著搶救西瓜。滾滾的濁水一寸寸地漲起，漸漸浸著乾燥的河灘。現在乘著一陣陣的風，粗大的雨點開始橫打他的身軀。急瀉的山水已把西瓜園包圍了起來。天大亮了。在密佈的黑雲下，西瓜園，氾濫的河水，大馬路，都能够清楚地看得見。風雨愈來愈大。有榮伯一身已經濕透，但他毫不顧慮，他的心裏，只有搶救被洪水沖走的西瓜。河水漲到再不能挑著水桶涉過了。他放下水桶，從籬笆裏拿出一張草蓆，用草繩急忙結合成一個袋子。他裝進幾顆西瓜，把它頂上肩頭，向河水突進。

「阿爸……」

突然從大馬路上傳來女孩子的尖叫聲。有榮伯從西瓜園過去就看到阿秋和坤來正向這裏跑來。

「快來呀！」

他頓時感到力增三倍，大聲叫喚，然後又低頭慌忙摘著西瓜。坤來只穿著短褲，讓風雨吹打結實的身體，阿秋頭上緊戴著小笠，全身濕淋淋的衣服緊貼在柔嫩的身上。他們各拿著麻袋急著過河水走進西瓜園。

阿秋將要哭出來又抑制住，聲音顯得很激動。

「叫甚麼呀？快探西瓜！」

「阿秋，你在這裏摘西瓜，我和老伯來運。」坤來忙說。

大雨已經傾盆而下，暴風也吹得彷彿要席捲地上的一切了。兇狠的急流一角角地沖潰園地，四圍綠綠的西瓜和藤葉一齊沉沈在奔流的濁水裏。有榮伯和坤來掙扎涉過了河水，踏上西瓜園。坤來看到河水再不能很容易地涉過，得趕快撤退到大馬路去了。

「有榮伯，不要再摘西瓜了，我們要趕快逃回去！」

阿秋立刻站起來預備向河裏走進去。但有榮伯卻沒聽見似地俯身下去想把西瓜裝進袋裏。

「有榮伯，回去罷！——坤來再大聲叫。」

「好，我就來，你把阿秋帶回去。」

「阿爸！——阿秋將要哭似地叫。」

坤來還想催促他，只見他到時間不能再拖延，一手拉著阿秋，就跑進急流裏。他頻頻回頭來看有榮伯，但只見他轉著腰在剩下的狹小西瓜園走來走去。坤來緊扶著阿秋奮力涉過了河水，便又一轉身衝回激流裏，向西瓜園走去。

在茫茫的大雨和一陣陣的烈風中，有榮伯蹲在兩麻袋的西瓜邊。他看到坤來走近來，便站起大聲叫：

「坤來，人最後一袋，滾起來走。」

坤來不禁恐懼。他看到老人家的唇唇黑青，瘦臉已經沒有一點血色了。他直覺到危險，所以粗聲駁回說：

「不能再滾西瓜了，空手走。」

但是老人家已經預預起一袋向急流奔進去了。因此坤來也無可奈何地滾起另一袋跳進河流裏。但坤來提起最高的警覺，預備隨時丟掉西瓜。以救萬一，在下流的方向，和老人家隔著幾公尺。

泥濁的急流已經漲到腰部，許多乾葉，雜草浮流著。有榮伯一步步掙扎前進。乾燥時閉著眼睛都能往來的河灘，現在變為陌生難行的艱險地方了。走了一步，下一步怎麼樣感到頭重起來，而眼前一片模糊，他沒有看到對岸出現的幾個村人，也沒有聽到他們的呼喚。西瓜袋從他的肩上升飛急流，在大雨中濺起一簇水花，他老人家就倒進濁流裏。

坤來猛掉掉西瓜袋，盡力擋住流下來的老人家。然而急劇的水力把他沖得跟踉不定，他緊抱著老人家，拼命掙扎，但終於同時被沖了下去。這時，對岸的幾個村人已奔進河裏，他們在下流合力擋住了坤來和有榮伯。老人家已昏過去，他們克制了困難，把他抬上岸，送回家去。

黃昏，風雨已經停止，天上開始出一塊奇藍。自然彷彿忘掉了剛過去的暴雨，四周顯得特別冷靜。在房裏，有榮伯昏睡了一整天。他醒過來時，先看到阿秋坐在旁邊，兩眼哭得紅紅的。

「阿爸……」她又又要哭出來，但立刻住了嘴。

他看到坤來走近來。問道：「外面風雨停了麼？」

「停了。」坤來溫和地回答。

他望了坤來和阿秋一會兒，然後非常和藹地說：「你們倆，要和睦地在一塊兒生活呀！」

「不知道的坤來感到臉上升熱。」

「坤來，西瓜搶救了多少？」

「差不多一半。」

「很好，很好，大水過後河灘又一片肥沃沙土。我們再去整地種西瓜。那灘河灘的一個個圓滾滾西瓜是多好看啊！」有榮伯說著嘴邊浮出寧靜的微笑。

小啓：本社所印的「油條製」作時各步驟相片及詳細說明，現已全部寄完，請讀者們不要再寄郵票來索取。還有一部份後來寄到的，途退還郵票外，並請原諒。